

zai di tu shang lu xing

◎王自亮 / 著

在地 图上 旅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zai di tu shang
lu xing

◎王自亮 / 著

在
地
图
上
旅
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傅菊坪

装帧设计 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地图上旅行/王自亮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7

ISBN 7-5339-1347-7

I. 在... 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5966 号

在地图上旅行

王自亮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杭新印
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80000 印数 00001-10000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47-7/I·1207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大师们

- 3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 9 时装:一部梦想史
- 18 我看蒙克
- 25 无端之弦
- 29 不要全吕底亚和可爱的累斯博斯岛

年鉴与偶像

- 37 历史的用处
- 46 更遥远的故宫
- 49 李世民:一个偶像的剖面
- 54 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

声音的花园

- 63 雨





- 66 私家花园
- 69 春天的树
- 72 隐藏的湖
- 75 声音的蚀刻

死亡与呼吸

- 83 房间
- 86 呼吸
- 95 生命足以承受一切
- 98 “是谁把你们鞋中的沙倒空”
- 101 时间的种种隐喻

四重奏

- 107 阿根廷：诗与真
- 110 椭圆形水果
- 115 请听格里高利圣咏
- 119 弦乐四重奏团生活写照

湖畔文钞

目

录



- 127 思想起
- 130 偶尔



- 133 一只被遗忘的老虎
136 另一种手艺
156 《独翔之船》跋

说吧,记忆

- 161 虚构的日记
169 旧文四篇
175 我们亚洲
179 雪夜残片

城与年

- 185 街道与记忆
190 告别一座城市
196 香港,香港……
204 不失一城
207 俄货一条街

人世间

- 213 警者
216 匠人
220 医家



224 贩夫

227 艺人

浮生六记

233 信手收藏记

238 煮出来的话

242 谋生画梦录

247 舞台小世界

251 把酒酹滔滔

255 与书结交录

旅行是爱

267 京郊的秋天

271 汉城札记

274 亚布力

279 雁荡至美

282 两度沈园

285 夜行车

288 磨损的鞋底

292 在地图上旅行

296 草原通道



大 师 们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是发亮的
汁液渗出时间的皮肤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刚果河缓缓倒映狂暴的脸

脚上的疤痕在暗中说话

——拙作《非洲木雕》开头一节

在这首诗歌中肯定有无数碎片连续闪耀着。刚果河是我能在记忆深处搜寻到的一条著名河流,记得它是蜿蜒在边境的分界河,并且横贯热带草原和雨林,也叫扎伊尔河,就像一个双面人。

刚果河从许多年前起就左冲右突,注入我的脑海。而刚果这个意象少年时就形成了,我仿佛还能记得“刚果(金)”和“刚果(布)”。布一定指的是首都布拉柴维尔了,金是什么呢?隔了这许多年,我对这一常识反而有些茫然。刚果这样的国度重视婚礼和葬礼。葬礼之后一周,亲属要为死者举行“脱黑”仪式,并且载歌载舞。为什么要让黑色消退或脱去,一如杰克逊?这首诗歌的开头说那张狂暴的脸映在刚果河面的水波之上,不可能是漫无边际的凑合。也许我写这首诗的时候以为刚果河已经变得温柔





无比了。倒不是那张“狂暴的脸”驯服了刚果河，而是刚果河而对黑人兄弟刚毅的神情，为他们被奴役的处境深感伤痛。河流极为通人性，某种富有感应的精灵时常浮现在一条大河之上，尤其是非洲大陆的河流。

在我的意识深层里，黑人的脚上有一块永久的疤痕，这并不是贩奴时代留下的烙印或铁链的擦痕，而是一个尚未苏醒的民族的标志。这个种族备受饥饿、劳役、动荡之苦，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在他的《甘蔗田》一诗中这样写道：“它的生命全靠我的砍击/而我则在他的血里丧生”。寥寥数语，覆盖了多少人的命运。我说的那个疤痕，世代以来是沉默的，它已经潜入比黑夜更深的罪恶之中，藏到阳光无法照耀的角落，不发出任何声响。而声响的动机是什么呢？纪廉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疑问，要是我能回答，我就说：“来自内心的喧哗”。

树根的民族，丛生的手

一齐伸进天空，枝叶复活

——拙作《非洲木雕》第二节

那种黑，
是光芒本身



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夸耀说复活呢？我们都没有权利说复活，你看那些覆盖大地的枝叶，繁茂如盖的雨林，攀援而上的藤蔓，一次次被砍去，投入冲天的火光之中。而许多人的遗体却被花岗石环绕，墓碑的尖顶直指天空。大象纷纷哀鸣倒毙，它们当然也不能再啃食东非草原上



的金合欢树叶了。再放眼望去,只见远处的原野上,面目丑陋的推土机随时伸出它的螳螂之臂。

阿根廷现代版画家安娜·布利埃斯有一幅名为《伐木》的麻胶版画,表现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拉丁美洲森林中的劳动场面,在光耀的黑白对比中,据说能感受到“一种优美的节奏与律动”。然而,今天当我重新翻到这一页时,从画面上却听到了树木的哭泣,黑色的泛着幽光的哭泣声。树木被砍伐之后流出的汁液汇成了一条无声的惩戒之河。

撒哈拉沙漠中有一片名为奥拉德赛伊德的绿洲,那里的枣椰树彼此关系密切,若死去一棵,身旁的“朋友”会因忧伤而不再结果;一棵雌性枣椰树会因其“情人”被砍掉而枯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人性的阴鸷在大地上留下一条灾难性的彗星尾巴。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是发亮的汁液渗出时间的皮肤

——拙作《非洲木雕》第三节

光芒本身是黑色泛出的,它旋转着,飞速将光的碎片投射于四周。光芒照耀下的事物都会留下阴影,这是常识;而超越这个常识的是,光芒认出那些阴影就是它自身,孪生的一对。光芒注视它那黑色的本质。

黑人身体周围的光令人类全体警醒,教人神往并且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陶醉其中。在我看来，那些漂亮的黑人女性全身都泛出摄人心魄的光斑，她们站立的周围有着浮动的晕环，她们“走在美底光彩中”（雪莱诗句）。黑人少女在舞蹈时不可重现的眼神，乳房的自我震颤，都带给你一股迎面而至的返回人类出生地的美妙之感。在黑人女性面前，你会蓦然失去时间观念和压抑感，沉浸在蒸腾而起的黑色幻觉之中，却不带任何使人麻痹的色彩。

事情远不止于此。隐含在黑陶之内的光芒，尽管没有耀斑，却能够在田纳西周围的群山中造成永恒的秩序。从根本上说，也许只有黑色才是真正的光的源泉：光和它的阴影合而为一。设想一本书的封面和压口都是黑色的，是纯正的那种黑，而书名是赭红色的仿宋体，清瘦的样子，当然是大三十二开本的那种，它那高贵而独立的样子，使你捧读之时深陷其中又不会迷失方向。木刻多年来就卓尔不群地徜徉于艺术史中，它似乎与水彩、油画、丙烯画完全不同，好处全在于它的纯粹。当然，三角刀的锋利正好得益于木头的粗糙和暖和。想想看，有着树木纹路的黑色意味着什么？意味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奏鸣曲。不，是巴托克的小提琴协奏曲，也许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它们在子夜时分的温厚对谈。精神之花在黑色的块而上静静地开放，姿态的变化令人为之倾倒。

乳房在舞蹈。乞力马扎罗的
盐粒从风的昏暗中醒来





——拙作《非洲木雕》第四节

乞力马扎罗山上显然没有盐。那些盐粒似的白雪覆盖着峰峦，而我们却可以置身于那些离寒气逼人的雪冠很远的地带，“躺在一张帆布床上，在一棵含羞草树的浓阴里，望着天空三只硕大的鸟投下的迅疾移动的影子”。

在这里，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是一个明显的象征，也许是某种征兆，生命的沟壑。面对凛冽而远离身境的事物，内心感到既调和又与之互为激荡。

海明威能列入经典的恐怕就是《乞力马扎罗的雪》了。那种萦绕于心的伤痛，那具将要化为腐土的躯体，是在清冽而将干涸的景物之中浮现的。因为爱情，我们从风的昏暗中醒来。多少年来，有人“出卖了自己所信仰的一切，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因为懒散，因为怠惰，因为势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其他种种缘故，他毁灭了自己的才能”——海明威这样写道。记忆中的美好事物，只是“敲松缚带，踢下滑雪板，把它们靠在客店外面的木墙上，灯光从窗里照射出来，屋子里，在烟雾缭绕、冒着新酿的酒香的温暖中，人们正在拉手风琴”。恐惧和孤独在一步步逼近，它化为一只躺在西高峰积雪之地的风干冻僵的豹。失去知觉的豹被质询了：它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同样，我也无法解释盐粒般的雪何以能从风的昏暗中醒来，尽管我确凿地记得这些诗句写于1994年3月的





一个夜晚,其时寒意尚未退尽。现在,这首诗的全貌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刚果河缓缓倒映狂暴的脸
脚上的疤痕在暗中说话

树根的民族,丛生的手
一齐伸进天空,枝叶复活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是发亮的汁液渗出时间的皮肤

乳房在舞蹈。乞力马扎罗的
盐粒从风的昏暗中醒来

——《非洲木雕》

1999年2月8日午夜





时装：一部梦想史

读大学时，那位开始谢顶而熟知夏多布里昂轶事的法国文学老师对我们说过一句终生难忘的话：“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巴黎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尽管如此，那时我们只能凭着雨果和乔治·桑的笔触想像着不朽的巴黎，至多心里装了一个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时装对我们来说尚属陌生。

开始一睹时装风采却是在日本电影《人证》中，永远记得那张与山谷中旋转不已的草帽相映衬的忍住泪水的母亲的面容，一个虚构的日本著名女时装师的面容。

对大多数城市来说，时装也许仅仅是一种生意，或是女人的虚荣。但在巴黎，时装从来就可以与绘画、雕塑和建筑相提并论。巴黎人称之为“小艺术”，正如他们称毕加索为“大情人”。

当年华多和布歇在路易十五的宫廷中专心致志地刻画了那么多罗可可风格的贵妇服饰，其中某些样式就以他们的姓氏命名。雷诺阿凭他作为一个印象派画家对色彩的敏锐感觉，经常向他的裁缝口授自己对服饰色调的





选择和组合。蒙马特高地里散落着千姿百态的艺术家咖啡馆,你迈进大门看到的第一个情景,也许是一群时装大师正在向某个蓬头垢面的画家大献殷勤不停地讨教呢。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头脑里的巴黎图景已从雨果手绘的城区下水道分布图让位于圣·洛朗的经典时装专卖店和福柯虚构的疯人船,玛格丽特·杜拉的黑岩旅馆里那一排朝着海面的阳台。

天生具备超现实主义精髓的时装,常给人以梦幻似的宁静或潮水般的喧哗之感,然而它的细节却是异常生活化的。在巴黎、米兰等时装名城中,常常会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有的迷恋于用羽毛装饰礼服以获得天堂般的感觉,有的擅长制作人工花、纽扣、手套或民间珠宝,这些人常常是一批聪明的老妇人。在每一次震撼人心的时装发布会的镁光灯闪烁之前的一个月里,后台试衣室里的那位拥有标准形体的试衣模特却具备极少见的耐心,她必须好几个小时站立不动,袖子被拆下又装上,裙边一改再改,口袋的位置也经常更动。最后一天是最为紧张的,每件表演服饰都被仔细检查过,看看褶皱是否烫平,纽扣有无松动。为防止演出中模特因紧张而记错房间,门上还贴着她们的照片。这些令人痛苦的情节在下一期的《哈泼斯》或著名的《ELLE》杂志上却完全隐去了。

时装大师们是怎样构思选择面料的,在他们创作室里用亚麻坯布制作出初样时的那双充满灵感的手是如何

